

叶舒宪 李继凯 著

日本文学中的女性原型

太阳女神的 沉浮

太阳女神之谜

不死药与月亮崇拜

女性群像：普遍的受难者在「好色」之后

从恋母到超时间的爱

从大江健三郎到村上春树

TOP BOOK
饕餮客

陕西人民出版社

陕西出版集团

太阳女神之谜

不死药与月亮崇拜

女性群像：普遍的受难者在「好色」之后

从恋母到超时间的爱

从大江健三郎到村上春树

……

日本文学中的女性原型

太阳女神的沉浮

叶舒宪 李继凯 著



陕西出版集团
陕西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太阳女神的沉浮：日本文学中的女性原型/叶舒宪，李继凯著. —西安：
陕西人民出版社，2009

ISBN 978-7-224-09098-7

I. ①太… II. ①叶… ②李… III. ①女性—人物形象—文学研究—日本
IV. ①I313.0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177936号

太阳女神的沉浮 ——日本文学中的女性原型

作 者：叶舒宪 李继凯

出 品 人：惠西平 

总 策 划：宋亚萍

策划编辑：韦禾毅

责任编辑：关 宁

整体设计：哲 峰

出版发行：陕西人民出版社

地 址：西安北大街147号 邮编：710003

制 版：陕西华夏电脑设计制版有限公司

印 刷：润天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890 mm×1240 mm 32开 7印张 1插页

字 数：155千字

版 次：2010年4月第1版 2010年4月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224-09098-7

定 价：26.80元

川端康成有一句名言：“女性比男性美，这是一个永恒的主题。”如果这话同贾宝玉关于男人与女人由不同质料造成的议论一样，仅仅道出了一个作家的心理癖好和创作偏向，那毕竟是不值得深究的。然而，我们在川端这句话的背后，依稀感触到隐伏在日本文学长河深层之中的一个集体无意识的原型。它的存在和作用，构成了日本文学史中某种奇特的景观，在世界文学范围内亦属罕见。

自从古希腊哲人亚里士多德在其《政治学》中断定东方人因地理条件的限制比西方人孱弱，且缺乏个性，在西方世界便开始形成一种牢固的偏见：东方民族属于天性低劣的人种。这一偏见在 19 世纪的黑格尔著作和 20 世纪的汤因比著作中依然发出强烈回声。然而，西方人向来对东方女性另眼相看，好像她们是介乎天使与人之间的另一种优异生物。对于不满于克吕泰美斯特拉的复仇、美狄亚的杀子、麦克白夫人的狠辣、嘉尔曼的放纵、包法利夫人的幻想的西方作家来说，东方文学中的女性才是“二分之一人类”的理想形态，她们或温柔娇美如希腊神话中的腓尼基公主欧罗巴；或忠孝顺从如《圣经·旧约·路得记》中孝事婆婆的摩押女子路得；或多情而含蓄如印度剧作家迦梨陀娑《沙恭达罗》中的净修女沙恭达

罗……

大致说来，西方人对东方女性美的推崇经历了一个由近及远的对象化推移过程。最初是希腊神话中的小亚细亚女性（腓尼基处于所谓“近东”），接下来是《圣经》中的古希伯来民族的女性和《一千零一夜》中的阿拉伯女性（所谓“中东”），近代以来又发现了南亚次大陆的印度女性，且看一下这一发现在德国大诗人歌德和席勒那里所激起的兴奋和惊叹吧：

《沙恭达罗》德译本 1791 年问世后，席勒这样写道：“在古代希腊竟没有一部诗能够在美妙的女性温柔方面，或者在美妙的爱情方面与《沙恭达罗》相比于万一。”^①歌德看了该剧及迦梨陀娑的另一长诗《云使》后赋诗赞道：

还有什么东西更可爱可亲！

同沙恭达罗、那罗，应该接吻！

1868 年日本明治维新以后，这个东亚岛国的文化日益为西方人所瞩目，东方女性美的标准形态于是乎再度东移，从远东的南部移向东部，人们终于在这神秘的扶桑之国发现了一种更为“女性化”的女性，不仅是欧美人，甚至在中国人眼中，日本的女性也是世界上最讲究礼节、最温顺柔美、对男性（家主）最恭敬顺从的女性群体。亲眼目睹者兴奋地列举着例子；从小说与银幕等传播媒介中获得这种印象的人们，对此也津津乐道。不是吗？读过小林多喜二的《为党生活的人》或川端康成的《雪国》的读者，大概都不会忘记

那位为掩护地下工作者而自愿与之同居的笠原女士，和那为照顾行将就木的病人而奉献柔情与青



天照大神的符号

春的叶子。说她们是日本现代女性的典型代表也许并不过分。然而，日本女性是生来如此和仅仅如此吗？她们的历史命运如何？她们的灵魂和性格经历过怎样的发展和变化？

当我们尝试用原型批评的眼光对日本古今文学中的女性形象进行历史的巡礼时，对上述问题便逐渐形成了较为清晰的答案。本书便是这一巡礼的初步结果。众所周知，在文化心理的广阔背景上，在社会历史的长河中，文学只是一个方面、一种浪花，但却是一个切近生活、显示生命奥秘的重要方面，一种永不消逝、奇瑰多彩的人类精神的浪花。通过对这一方面涵容的文化信息的捕捉和对这种浪花的摄取，我们可以揭示一些关乎日本文化模式的谜，可以从深层的无意识矿藏中探珠觅宝，从宏观上理解文学中女性原型的置换变形与作家创作心态及现实中女性命运的微妙关系，并从文化与人格互动的层面上把握日本文学发展的某些规律的特色。

明确了本书的研讨对象，还有必要预先说明一下本书常用的术语和总体方法。本书题为《太阳女神的沉浮》有以下几层用意：第一，作为日本民族宗教神道教信仰的主神和日本神话中的高天之主，

太阳神是一位女神，这在世界各民族文化中是比较特殊的。太阳女神的存在本身就透露着日本文化的某些特性，并预先注定了日本文学中女性形象的最初风貌，从这一意义上说，太阳女神便是日本神话时代提供给后世文学的一个女性原型。第二，所谓“太阳女神的沉浮”，其象征意义为日本文学中女性形象的命运升降，这里的“沉浮”一词可以喻示本书所运用的历时性观照的动态研究角度。第三，太阳神由女性充当，日本文化的这一特异之处对该民族的深层心理及其文学表现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从母系社会以来的日本人对母亲（女性）的崇拜、眷恋、赞美的传统心态来看，也可以借用精神分析学的术语，把这种特殊心态称为“文化恋母情结”或“文化恋母原型”。不过要强调的是，这里的“母”是文化母亲，其内在含义是指母系文化所形成的女性崇拜。而“文化恋母”的本义则是指对祖国初始形成的这种原始意识的保留与延续。在受到父权文化压抑的情况下，文化恋母情结就化为民族集体无意识中的原型，暗中支配着或制约着后人的思想行为，尤其是艺术创作。总之，在本书中，太阳女神、女性原型、文化恋母原型等术语的使用是具有象征意义上的联系的。而原型的显现机遇与强度则因人而异。作家泉镜花既能在作品中演绎主人公的恋母故事，又能冲破世俗偏见和一位艺伎结婚组成家庭。原因之一是这位艺伎叫“铃”，那也正是他年少时逝去的母亲之名。类似的恋母之爱转移的故事，从《源氏物语》形成一种叙述表现模式，一直到川端康成和村上春树的作品依然在延续。这种原型重现的现象构成日本文化史上独特的一景，值得深究。

就本书尝试运用的方法论而言，可简称为文化原型的精神分析，亦即把当代女性主义批评的研究角度、原型批评的理论方法和精神分析的思路与术语有机地综合起来，试图突破传统的文学研究的局限，把文学同文化传统、民族心理特征的研究结合为一体。从这一意义上说，文化原型的精神分析方法具有人类学的性质，^②因为它所要揭示的不仅是人们意识到的现象，更重要的是挖掘意识背后的无意识的东西。正如笔者之一在另一部著作中指出的那样：“原型批评在实质上可以看作是对文学的人类学研究，……尽管这种批评也关注社会历史问题，但其考察文学现象的思路和方法与传统的社会历史批评有明显的不同：原型批评家不是在意识的层次上工作，即把特定的文学作品同特定的社会历史做直线性的联系（马克思早就说过，‘困难不在于理解希腊艺术和史诗同一定社会发展形式结合在一起’），而是要去发掘作品中潜在的、人们意识不到的却又是反复出现的東西，这种东西同社会历史问题的联系不是直线性的。”^③在这里，我们把出现在不同时代的不同作家的作品中潜在的、反复出现的東西称为“文化原型”，因为它的产生和它的作用是具有深刻的民族文化根源或人类文化根源的。美国著名批评家费德莱尔（L. A. Fiedler）对“原型”概念的发挥最接近文化原型的意义，他说：

我说的“原型”是指由观念和感情交织而成的一个模式。在下意识里广泛为人们理解，但却很难用一个抽象的词语来表达，同时它又是那么神秘，不经过周密的考察是完全无法分析辨明的。这种复杂的心理情结需要通过某种模式的故事，既体

现它又像是掩盖它的真正含义；待到它的原型意义被“分析”出来，或者根据表达它的语言找出了它的寓意之后，整个奥秘才会昭然若揭。^④

就本书的论域而言，我们发现文化恋母原型在整个日本文学中正是这样一种“由观念和情感交织而成的模式”。当我们把精神分析的思路从临床学和个人心理的领域引向文化领域的时候，这种无意识的模式便成为可以把握和分析的对象了。

较早将精神分析引入文化史研究的德国学者纽曼已经指出，在众多艺术家和作家心灵中占主导地位的母亲原型，能够激活作家的创造力，焕发他的灵感。而具有创造力的作家心灵深处则总是葆有母亲原型，并受其暗中支配，同以男性为中心的父权文化的价值常规发生冲突，亦即同他们所处的现实世界发生冲突，“他们就像神话中的英雄，站在父亲的世界的对立面”^⑤。一般的社会成员或许在接受文化教育的过程中逐渐放弃了母性原型世界，同父权文化相适应、相认同了，他们变成了父权社会中循规蹈矩的成员；而创造性的个人则往往深受恋母情结的强力支配，成为父权社会中敏感而痛苦的异己者、反叛者。准此，孤独就成了天才的艺术家和作家与生俱来的不幸，他们的创作为集体无意识原型的最直接显现提供了具体空间。由此可以理解，文化恋母原型为什么总是体现为文学中各种女性形象；而本书的直接分析对象，为什么选择了自神话时代到当代作家笔下的女性形象。

每一个民族文化传统都有其文化认同的基本象征或符号物。为

什么日本文化认同的符号如太阳旗、富士山和樱花，都或隐或显地同文学想象中的女性形象相联系呢？希望本书能够帮助读者找到这一问题的答案。

注释：

①迦梨陀娑《沙恭达罗》，季羡林译本序，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19页。

②在这方面，国内尚无先例。国外的尝试可参看吉泽·若海姆（Geza Roheim）《精神分析与人类学》，纽约：1950年版；斯宾德勒（G. D. Spindler）《心理人类学的建立》，加州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

③④叶舒宪《探索非理性的世界》，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94—195、193—194页。

⑤纽曼（Erich Neumann）《艺术和创造性无意识》，英译本，普林斯顿大学1971年版，第185页。

引言:本书对象与方法/1

第1章 太阳女神

——日本神话中的女性/1

1—1. 太阳女神之谜/1

1—2. 太阳女神的诞生/5

1—3. 现实中的女性中心世界/9

第2章 月宫仙子

——传说中的女性/20

2—1. 《竹取物语》与光的原型/20

2—2. 不死药与月亮崇拜/23

2—3. 文学中的女性中心世界/29

第3章 美人贵宫和落洼女

——早期物语文学中的女性/34

3—1. 从天上到人间/34

3—2. 女性中心世界的置换/42

3—3. “回忆母亲”的结晶/43

第4章 《源氏物语》:日本女性的长恨曲

——紫式部笔下的女性/49

4—1. 光源氏:男性中心世界的确立/50

4—2. 超常之爱:个人恋母情结与文化恋母原型/53

4—3. 女性群像:普遍的受难者/64

4—4. 咏叹调:长歌可以当哭/84

第5章 失却光彩之后

——武士文学和町人文学中的女性/94

5—1. 两歧:隐形与沉沦/94

5—2. 施虐:欲尊而反卑之/100

5—3. 在“好色”的背后/105

第6章 复归女性中心世界

——近代作家笔下的女性/120

6—1. 时代变革中的文学与女性/121

6—2. 《棉被》:一个先兆/126

6—3. 魔鬼派的“性别政治”/134

第7章 “可爱又可怕的母亲”

——现代作家笔下的女性/149

7—1. 多元文学中的反叛女性/151

7—2. 从恋母到超时间的爱

——《千鹤》与川端康成的纯爱主题/159

7—3. 影视文学中女性的亮相/173

7—4. 尾语:“恋母”与“圆圈”的启示/177

第8章 遭遇“后现代”的日本女性

——以村上春树为中心的考察/181

8—1. 幸运的村上春树/181

8—2. 从大江健三郎到村上春树/183

8—3. 村上春树与后现代主义思潮/191

8—4. 潜在的消解女性的倾向/201

8—5. 依然难以消解的“恋母情结”/204

后 记/211

1—1. 太阳女神之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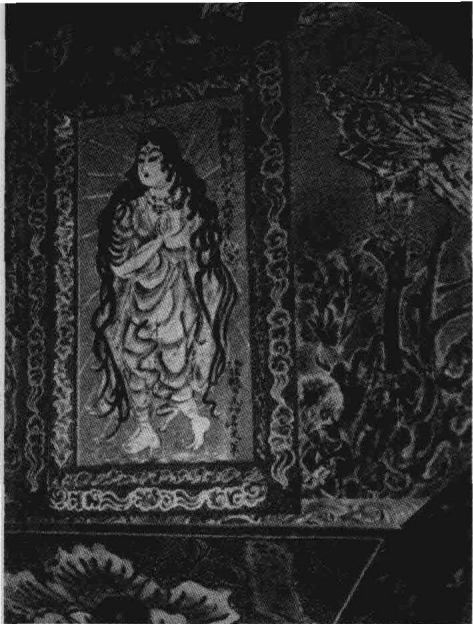
日本古代典籍《神皇正统记》的卷首赫然写道：

大日本神国也。天神始肇国基，日神永传皇统，唯我国为然，异朝无与伦比，故称为神国。

尽管这段话出自中古的北畠亲房的笔下，然而却回荡着远为古老悠长的声音，并且随着这声音的延续，人们还会听到这样庄严的宣告：

我国系神国，万事皆由天照大神安排。

天照大神（或译作天照大御神）即指在高天照耀发光的日神，也就是通常所谓的“太阳神”。把自己的国家、民族看成是太阳神的子孙后代，这在世界上许多地区都普遍存在。中国商代的皇帝以命名太阳的“十干”来称呼自己，便是一个突出的例子。姜亮夫先生说：“古帝王中有太昊、少昊、金天、葛天、祝融诸帝王，此光明崇



天照大神刺绣

拜之反映于最高统治阶级之说明。至夏以后，则帝王多以日名。禹娶涂山，生启，而曰辛、壬、癸甲，……夏氏最后三王以日名，姑不计，殷人则帝王与帝王之妃或母亦皆以日为名。”^①这样看来，日本古人将自己的“神皇正统”追溯到太阳神那里，并不是什么奇特现象。^②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太阳神的性

别：这位为日本人“安排万事”、“永传皇统”的太阳神竟是一位女性！

在这女性太阳神的神话表象背后潜伏着怎样的文化之谜呢？

从比较神话学的立场看，在世界各主要文化区域的神话体系中，作为太阳神或天空主宰神而出现的太都是男性神。在苏美尔神话——人类最早有文字记载的神话中，地位至高的天神安（An）和威力最大的风神恩利尔（Enlil）均为男性，太阳神乌图（Utu）亦为男性；在古埃及神谱中，至高主神便是太阳神拉（Ra），为男性；在巴比伦神话中，主神马杜克和太阳神舍马什均为男性；古希腊神话体系完整，那也是一个由男性统治着的天上世界，主神宙斯和太阳神阿波罗、赫利俄斯均为男性。至于希伯来神话中的上帝耶和华作为圣父而存在，其性别不言



天照大神铜镜

自明。在古代印度神话中，与埃及的情况相似，创造主神大梵天也是男性太阳神的化身。^③由于太阳神创生了宇宙万物，所以由他充当宇宙主宰是理所当然的。这是神话的简单解释。另外，现代的神话学家还有进一步的解释。肖特尔（A. W. Shorter）便指出：

在某些国家中，有一种自然现象主宰其他现象，这便是太阳。太阳不仅发出令人景仰的光和热，而且也是生命的赋予者，它使人类所播种的粮食生长成熟。因此，我们发现埃及人同其他原始民族一样，把太阳当作神来崇拜，而且更进而将太阳神奉为主神和宇宙创造者，视为一切生命之源，也就不足为奇了。^④

当我们把考察的视线从几大古典文明转回日本列岛时，日本太阳神的性别就显得较为特异了：女太阳神在神话和宗教体系中占据着中心地位，被奉为高天原（神灵界）上的主神。

其实，太阳神由女性角色来充任，这种情况尽管有其特殊性，但在世界神话中还是可以找到例证的。中国古书中的羲和便是一位女太阳神，相传她曾生下“十日”，可以称之为太阳母亲。不过，到了后来，这位女太阳神逐渐丧失了本来面目，成为给太阳驾车的“日御”了。此外，我国布依族神话《十二个太阳》和独龙族神话《猎人射太阳》中，也都有女太阳神和男月神分管昼与夜的情节母题。然而，更引人注目的不光是日本的太阳神为女性，而是女性太阳神在日本神话中充当了天神世界的主宰，占据着至高无上的位置。



日本史前母神半身像，法国吉美博物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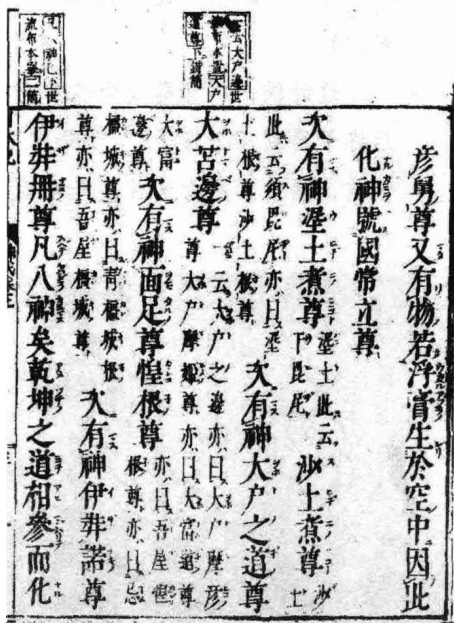
这一点，无论是各大文明古国的神话体系中的女神，还是各原始民族、少数民族神话中的女神，都无法与天照大神相比。从另一角度看，女神的出现总是作为男神的配偶和陪衬。希腊的天后赫拉在众女神中最为尊贵，但同男性相比，也只得屈居人妻之位，而且是风流好色的宙斯的七个妻子之一。赫拉始终为争宠和吃醋而斗，她

尊荣的外表之后的内心苦楚，不亚于一夫多妻家庭中的任何一个女子。中国的羲和虽贵为太阳母亲，但也只是帝俊的配偶。《山海经·大荒南经》记载明确：“羲和者，帝俊之妻，生十日。”看来她在原始神话中的主要功能不过是为男性太阳神帝俊生孩子而已。到了屈原时代，人们让她委屈地充当了为太阳驾车的女性马车夫！对比之下，日本的太阳女神真可谓得天独厚了，她不像其他民族神话中的女神，作为男神的配偶、从属、陪衬而存在，她是名副其实的独神。人们不知道她有丈夫，也不知道她有没有性伴侣。也许她为了保持至高无上的荣耀地位，必须以抑压自己的欲望为代价吧。但不管怎么说，天照大神确立了她作为日本国始祖的身份，她在后世日本人心目中是无可比拟的神圣母亲，尽管父亲并不存在。

1—2. 太阳女神的诞生

天照大神并不是日本神话中最早的神，她的崇高地位是如何奠定的呢？这得从她的诞生说起。

据日本上代典籍《古事记》中的神话，在天地未开，一片混沌之时，出现的第一位神是天之御中主神，他没有性别，是个中性的神。然后出现了“神世七代”众神。众神昭示一对名叫伊邪那岐命和伊邪那美命的兄妹神创造了国土和生灵。二神站在天浮桥上，用一根长矛伸下大海，当长矛提起时，顺着矛头滴下的泥沙和盐在海中凝成一岛，叫自凝岛，这便是世界上最初的陆地空间。二神降到岛



《古事记》内页

上，又以性交后生育的方式创造出日本列岛，以及海神、山神、地神、河神、树神、草神……最后，伊邪那美命因生下性情热烈的火神被烧伤阴部而死，伊邪那岐命在愤怒之下将火神斩首，又到黄泉国去寻妻，被赶了出来，逃到大海边洗涤时，创造了单性生殖的奇